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紅風傳 第六回 賣對聯玉卿受困

話說，公子說：『賢妹，不要害怕，北關有我一個朋友，投在他家借一宿。』小姐說：『好呀，快走罷。』小姐騎馬上前，公子在後，把馬打了幾下，來到朱家店房門前。公子抬頭一看，只見門裡坐著一人，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歪戴著帽子，身披著衣裳，腰繫一個黃色帶子，足登厚底皂鞋，高鼻子黑鐵臉，兩眼一翻，似卵石，一團威風殺氣。公子近前掃地一躬，說：『兄台，我借問你，有個朋友？』那人把眼一瞪，說『你的朋友是誰？』公子說：『朱大成。』那人說：『你抬起頭來看，我就是朱二爺。』公子近前又一躬，口稱：朱二哥，小弟來到蘇州販買絲絨，偶然得罪眾家兄台，拿槍刀追趕下來，求兄台把眾家暫且退回，小弟感激不盡了。』朱大成抬頭看公子，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有貴人之相，那裡拉著一匹白龍馬，馬上坐著個女子。朱大成觀罷，說：『曹英，快下門，照應客人。』曹英把門下了兩扇，他兄妹二人進了店門，小姐下了白龍馬。

他兄妹進了上房，曹英把馬栓上，提壺茶來，他兄妹上房喝茶。

這且不表。

再說張三帶領一班狂徒追趕公子小姐來到店門外，張三說：『朱二哥，你店來了個客人麼？』朱大成說：『放你娘的屁！

店那不住客。』張三聞言心中惱怒，說：『朱大成，把你這個狗娘養的，怎麼出口罵人。眾兄弟與咱上罷！』

看只看惱了狂徒數十名，氣殺開店朱大成。舉起大棍拿在手，曹文俊一個毛鏟手中拿。他兩個箭步出了店，大戰狂徒數十名。大街連聲兵器響，不定誰輸共誰贏。大殺大砍無勝敗，惱壞上方仁義星。

眾明公，這仁義星是誰？原來是店中當槽的曹英，年方二十，正是上方仁義星臨凡，目下官星出現，後來他有總兵之職。

閑言少敘。

話說曹英把毛鏟往空中一舉，只聽的嗖一聲，把張三的耳朵削掉一個，鮮血淋淋。張三疼痛難忍，抬腿就跑。曹英隨後追趕。張三猶如出籠之鳥一般。眾狂徒一見張三敗走，大家也自散了。

不說狂徒敗了陣，再明上方仁義星。主僕一同進了店，上房不遠咫尺中。上房內外都他是，又把曹英叫一聲，吩咐搬上一條凳，上房坐下朱大成，開言就把公子稱。

朱大成說：『相公，高名上姓？那裡人氏？來到蘇州有什麼貴幹？』公子說：『小弟是山東省東萊縣人氏，姓榮，名官保，號玉卿。在家開座絨線店，特來蘇州買絨線。』朱大成說：『這位女子是你什麼人？』公子說：『是俺妹妹。』朱大成說：『你來買貨，怎麼把你妹帶出來？』公子說：『是俺表妹。』

朱大成說：『方纔說是你妹妹，怎麼又說是你表妹，好無道理。』

』小姐說：『掌櫃的，你不知，我姓江，家住山西洪洞縣人氏，我與榮兄原是姑表兄妹，只因正月十七日，我往太山廟降香，被大風刮到蘇州，遇見賊子馬小將我賣到烏龍院，俺表兄用買絨線的銀子把我贖回，送我還家。』朱大成見女子說話順情順理，也就不往下問了。朱大成說：『曹英，看飯來。』曹英聞言，不敢怠慢，端了兩碗大米乾飯、豆腐湯。他兄妹二人用了晚飯，天色已晚，西北一霎時雲生天變，大雨直傾起來了。

先是細雨紛紛下，到後來大雨不住往下傾。只見空中霹靂連聲響，你看那狂風大作樹枝遙這纔是連明帶夜連番雨，坎坎的下了半月天才晴。小姐一見眼含淚，聲叫表兄榮玉卿，算下房錢共飯帳，沒錢還帳怎麼行。小姐越哭越心疼，公子又把賢妹稱。

公子說：『妹妹，不必啼哭，我從俺二舅學會了梅花細字，寫幾付對聯，拿到大街上賣幾兩銀，還了盤川，我護送你回家。』

小姐說：『倒也罷了。』榮官保出了店房，來到大門以外，看見曹英，說：『我有事相托與你。』曹英說：『有什麼事情托我？』公子說：『我在你這店住下，房錢飯帳手中分文皆無，我托你買幾張紙來，寫上幾付對子。拿到街上賣幾兩銀子，好還點帳。』曹英說：『相公，會寫大字麼？』公子說：『正是。』

說罷，曹英到了街上買了兩張紙來，到店裡交與公子，又取來筆硯遞與公子。公子把墨研濃，將筆含飽，撮起筆來，刷刷刷移柳栽花，不多一時寫完對聯，拿到大街以上去賣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土地爺坐在廟中，忽然心驚肉跳，掐指一算，就知公子在大街以上賣對子，他賣了對子有了銀子，還了店帳，送小姐回了家去，他夫妻就不能團圓了。土地爺想到這裡，說：『小鬼，你到大街把榮公子的對子與他拈祝』小鬼聞言，不敢怠慢，一陣旋風來到大街，把公子的對子拈祝公子大街小巷賣了七八天，並無一人問問。公子回到店裡納悶，可就無有主意了。小姐說：『表兄，你怎麼不上街賣對子去哩？』公子說：『我拿了去賣了七八天，並無一人問問，把紙也弄碎了，大字也搽了，小字賣也是更不中了。』小姐聞聽眼中落淚，可就哭起來了。

小姐聞言淚雙傾，拉住官保叫表兄。

他鄉在外無親眷，那個見憐誰見疼。

餓了誰濟一碗飯，渴了誰送茶一盅。

店主若把飯錢要，咱有何言去應承。

店房難壞兄妹兩，來了狂徒朱大成。

要知後來怎麼樣，接著下回說分明。